



位于广州南沙的霍英东雕像。

“我投资、捐款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希望国家兴旺，民族富强。”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曾深情表白他对国家的赤子之心。

早在上世纪50年代，在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全面禁运、港英当局武力“缉私”的情况下，霍英东在香港组织了颇具规模的船队，为祖国运送了大量急需物资，为抗美援朝和新中国建设作出重大贡献。

改革开放之初，外资大都犹豫观望，以霍英东为首的一批港商敢为天下先，率先到内地投资兴业。在广东投资建设一个现代化宾馆就是他迈出的第一步。

“我父亲认为，我不是来投资的，而是来建设一家现代化的酒店，为港澳爱国人士、海外侨胞起一个示范带头作用，这对增强人们对改革开放的信心、引进外资和先进的管理经验等都有重要作用。”霍英东长子、全国政协委员霍震霆说。

在霍英东和广州市政府的携手合作下，一只“白天鹅”在珠江口振翅起飞——1983年2月6日，白天鹅宾馆开业，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自己设计、建造、管理的五星级大酒店。

“一行带动百业兴”，从酒店到学校，从公路到桥梁……作为香港著名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的霍英东，积极参与各行各业改革开放，助力国家腾飞。

香港回归前夕，霍英东运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，助力香港平稳过渡、顺利回归；香港回归后，霍英东坚定拥护“一国两制”，为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。

霍英东一生酷爱体育。他四方斡旋，帮助中国恢复在国际体育组织的合法地位；他积极出力，为我国申办亚运会和奥运会台前幕后奔走；他慷慨解囊，捐资1亿港元设立霍英东体育基金会，奖励优秀运动员，扶植发展体育项目和体育科研……

霍英东还捐资10亿港元成立基金会，以捐赠和非牟利投资形式，资助内地教育、医疗、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建设与发展。霍英东“大慈善家”之名传遍神州大地。

霍英东有一个悠长、美丽的“南沙梦”，希望将广州南沙建设成广东乃至全国对外开放的窗口。如今，经过霍氏家族几代人的耕耘，广州市南沙区初现规模，已从一个边陲渔村发展为现代化海滨新城。

申纪兰：不忘初心，扎根农村大地

一身深蓝色粗布衣服、一头刚盖住耳朵的短发，在1975年剪掉长辫子之后，申纪兰4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这种在农村最常见的打扮。

她一生不曾离开劳动，即便89岁高龄，每天还是力所能及地参加劳动。

“要和乡亲们在一起，把根永远扎在农村大地上。”她说，这是她的初心。

申纪兰1929年出生于山西省平顺县山南底村，是全国唯一连任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她，一生堪称传奇。

她嫁到西沟村时才18岁，婚后第六天就下地干活，一生信守“劳动就是解放”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她带着十几个姐妹加入互助组，和男人一样种地、挖窑洞、同工同酬，变成了现实。至今，村里仍流传着这样的“斗争故事”：

春播快开始了，成堆的粪要往地上匀。妇女装一天粪7分工，男人挑，匀一天10分工。干了一天，妇女们都想挑粪匀粪。男人不愿意，就比赛。一样多的人，男人休息了，妇女不休息，不到晌午，妇女们都匀完了，有的男人还没匀完，连最反对同工同酬的男社员也说：“该提高妇女的底分了。”

1983年，西沟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迎来改革开放后的新起点。2年后，申纪兰带领乡亲们办起了平顺县第一个村办企业，西沟村逐渐走上了快速发展道路。

现在，西沟村有集体企业4家、民营企业12家。2018年，村集体可支配收入210万元，农民人均纯收入9800元。

在申纪兰身上，“勿忘人民、勿忘劳动”的初心已经化为血液。即便在担任山西省妇联主任期间，她依然早早起床，给大家扫地、打水、擦桌子，也不曾将自己和孩子户口迁到城市。

申纪兰对物质生活看得很轻。她住的仍是上世纪60年代的老房子，有一张旧桌子和一个旧式小柜子，一张老式木床占了半个屋子，没有一件现代家具和高档电器。但她却多次将奖金捐给村集体。她坚持不领厅级干部工资，原来每月只拿村集体150元补贴，这两年才涨到300元。

“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党的教导，不能脱离群众，要给群众干工作。”申纪兰说。

# 达喀尔拉力赛发车前试车 成都梁伯试跑40公里

## 直言 | 沙漠赛道不轻松

“

老朋友，好久不见了！”65岁的成都老伯梁钰祥走到自己的386号赛车前，拍了拍爱车，这将是未来两周合作的拍档。

距离达喀尔拉力赛发车仪式只有两天时间，车队组织了试车活动，包括梁钰祥的“超大牌队友”、夺冠大热门阿提亚也参加了这次试车，抓紧时间，在车检之前将赛车调试到最佳状态。

### 两个月不见 梁伯只想和它聊聊天

自从去年10月初的摩洛哥拉力赛之后，梁钰祥就没摸过汽车。首先是因为害怕受伤，为了这次达喀尔拉力赛，他准备了7年时间，不能因为赛前受伤而受到影响。用他的话说就是：“平时走路都要慢一点，再慢一点，生怕崴了脚，受了伤。夸张点说，就是那种喝水都怕塞牙的感觉。”

其次是因为摩洛哥拉力赛结束之后，梁钰祥的爱车被送到法国进行了修整，甚至更换了一台发动机。在赛车漂洋过海到利马的途中，还遭遇了一次风暴，货轮避风两天后，才最终在开赛安全抵达。

所以，试车日，实际上就是梁钰祥几个月以来第一次与他的赛车相见。

再见老朋友，梁钰祥拍了拍爱车的引擎盖：“今天就是要试试车，看看状况。形象地说，两个月没见老朋友了，跟老朋友聊聊天就好。”

梁钰祥的赛车在重新涂装之后，黑色的车身非常酷，车队工作人员叫他“小黑”。梁钰祥说：“叫它小黑，我觉得挺好的，挺有中国味道。”实际上，他家里有条黑色的拉布拉多犬“黑仔”，无意之间，更多了一些联系，这也是他认为“小黑”这个名字很亲切的原因。

### 试跑40公里 对达喀尔有了直观感受

抵达试车场之后，技术人员对赛车进行简单调试后，梁钰祥便披挂上场。这次试车，包括他的“超大牌队友”、夺冠大热门阿提亚也参加了。

防火服、防火袜、赛车服、头盔……梁钰祥一丝不苟地一一穿戴，坐进赛车。在工作人员的指示下，他一脚油门把车轰了出去，直上沙山，扬起的沙尘飞起数米高，久久没

有消散。

一圈大约14公里的赛道，已被精心安排了沙地和沙山两种不同的地形，甚至在一些起伏的过弯处还有小小的沙丘。梁钰祥驾车跑完一圈之后并没有停下来，而是又跑了一圈，才第一次回到营地。

“感觉还可以，两个月没摸过车了，需要适应一下。”梁钰祥说。

尽管这里只是沙漠边缘地带，但气温也在35℃以上。赛车中的温度更高，让人心跳都有些加速。65岁的梁钰祥穿着厚重的赛车服，回到营地后脱下头盔，将赛车服解开，喝了点水，休息了一下，随即再次驶上赛道，又跑了一圈，才结束当天的试车。

“赛车暂时没出现什么问题，但是要知道，达喀尔不可能让你一路顺利。赛前出点毛病，总比赛程中出现好。这是我的第一次达喀尔拉力赛，也是第一次在达喀尔拉力赛上试车，总是小心一点，慢慢来。试车之后，我对达喀尔拉力赛以及南美的沙漠都有了直观的印象，沙漠赛道不轻松，还是很难的。”梁钰祥直言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闫雯雯 利马现场报道



扫二维码 看本文视频



梁伯穿着厚重的赛车服试车。

# 第二届新时代诗歌北京论坛召开

全国60余位诗人诗评家分享新时代诗歌的传承与创新

伟大的诗歌产生于伟大的社会实践之中。当代社会正在进行伟大的实践，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：“经过长期努力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，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。”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，如何表现新的时代精神？值得诗坛界认真深入讨论。

1月5日，第二届新时代诗歌北京论坛在京开幕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、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、副主席吉狄马加出席并致辞。来自北京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南开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的教授专家、部分省作协的负责人、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得主、诗歌刊物主编及相关机构的60余位嘉宾参会。论坛由《诗刊》社副主编李少君主持。

### 吉狄马加在论坛上致辞

吉狄马加在论坛上发表了《抒发中国情感，凝聚中国精神，努力创造中国诗歌新的辉煌》的致辞。他谈到了新时代与新时代诗歌、新时代诗歌的传统与创新、新时代诗歌的格局与方向、新时代诗歌的媒介与精神。最后他说：“在过去一百年的历



第二届新时代诗歌北京论坛现场。

程中，中国新诗深刻介入了现代中国人的历史与现实，在巨大社会变革中描绘了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，塑造了中国人新的审美感觉，凝聚了中国人的精神。

在新时代，中国诗歌首先要继承好传统中国文化的文脉，同时也要借鉴现代国外诗歌的经验，更重要的是从当代中国人鲜活的生命历程中汲取力量与美感，寻找中国经验新的美学表达方式，并以巨大的创造性

时代的诗歌意象与美学追求、新时代诗歌的传承与创新及日常生活、现实如何进入新时代诗歌等议题。

第二届新时代诗歌北京论坛汇聚了车延高、阎安、汤养荣、罗振亚、何言宏、缪克构、胡丘陵、刘笑伟、李云、蒋登科、马知遥、张慧瑜、杨四平、杨庆祥、林琳、李瑾、张德明、李云雷等国内不同地域、不同领域的60余位诗人、诗评家。他们将在一天半的座谈会上，结合诗歌现场，全面阐述新时代诗歌创作、诗学建设及个体经验，倾情分享诗歌创作应如何面对新时代处理新题材，如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。

与第一届有所不同，本届论坛面向全国诗人、评论家征集论文，最终选取50篇左右集结为《第二届新时代诗歌北京论坛资料汇编》，并组织讨论。其中既有鲁奖诗人的诗歌探索，也有资深评论家的力作，同时不乏青年诗人、评论家的独到见解。

这些论文从诗歌的时代性、语言结构、美学追求及社会责任感等角度切入，深入分析了新时代诗歌既要面对诗坛的时代实践负责，也要对艺术史、对社会历史负责，为新时代诗歌创作提供了广阔的思路 and 切实的建议。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
## 辛锐：舍身参加革命 巾帼不让须眉

辛锐原名辛树荷，1918年生于山东省章丘县（现济南市章丘区），出身名门。10岁那年，她跟随时任山东省参议员的祖父辛铸九来到济南，定居在大明湖畔，师从济南名画家黄固源学画。

七七事变后，日寇直驱黄河北岸，威逼济南。是年8月底，辛锐随父亲辛履舟离开济南，几经辗转，移居滕县桑村镇。日寇占据滕县后，烧杀奸淫，日甚一日。辛氏一家在有家难归、救国无门的危难时刻，加入了八路军，一家人开始了艰苦的军旅生涯。

部队到达沂水县后，辛锐来到了山东抗日军政干校第二期妇女队学习。不久，中共山东省委机关报《大众日报》创刊，山东省妇联推荐辛锐参加该报的筹建工作，“创刊号”报头上的毛泽东木刻像就是出自她手。

1939年，辛锐在党校学习期间，认识了时任副校长的陈明。带着共

同的理想和信念，两人走到了一起。婚后第三天，辛锐回到了中共山东分局筹建的姊妹剧团任团长。

1941年11月，侵华日军出动五万兵力，对沂蒙山区进行“大扫荡”。辛锐当时已有身孕5个月，与部分人员隐蔽在大青山的大窟窿一带，而陈明率60余名机关人员突破敌人防线，插入敌后。

11月30日拂晓，中共山东分局和战工会在大青山被围，激战一昼夜。大部分人员突出重围，但伤亡惨重，其中率部突围北上的陈明等人不幸遇难。辛锐两个膝盖骨受重伤，被一位老大娘掩护起来。经过休养，辛

锐的伤愈合了，但两腿已成残废。

12月17日，一股撤退的日军包围了辛锐的驻地。情况万分紧急，必须马上转移。四名同志抬着辛锐上了北山，刚出村，枪声大作，日军围了上来。辛锐果断地命令同志们放下她赶快突围。四名同志不忍心这样做，仍然抬着她边打边冲。不料辛锐一跃从担架上滚下来。这时，敌人已经围上来，辛锐一连扔出两颗手榴弹，敌人倒下数人。突然，一梭子弹飞来，射中辛锐胸部。她强忍着剧痛，待日军靠近，用力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，与敌人同归于尽，年仅23岁。

据新华社

## 为了民族复兴 英雄烈士谱



英烈档案

辛锐像（资料照片）



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新资讯